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一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二

明 張溥 輯

摯虞集

賦

思遊賦

有序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

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
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
棄曩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
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
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頴于末葉兮晞
靈根于上世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
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

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
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燿而重光至
美詭好于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
和璞遙棄于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兩
楹鸞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開寒暑以練
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
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
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

而增驚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
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
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
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
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
蹇委深而投輿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
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
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于

姬文將遠游于太初兮鑒形鬼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
兮六氣紛以成羣騷白獸于商風兮御蒼龍于景雲簡
廝徒于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于游谿兮旌王
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
遂遐兮氣亶亶而愈新挹玉膏于萊嶠兮掇芝英于瀛
濱揖太昊以假憇兮聽賦政于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
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于扶木覽玄
象之韡晔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饑兮降廩泉

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限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
迴兮覲朱明之赫戲莅羣神于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
纚焦明以承旂兮馭天馬而高馳讒義和于丹丘兮誚
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于炎離戚溽暑
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
西游粵浮鷁于弱水兮泊舳艫于中流苟精粹之攸存
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
碩老于金室兮采舊聞于前修譏淪陰于危山兮問王

母于椒丘觀元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冕兔于

月窟兮詰姮娥于葍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

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瀉探龜蛇于幽穴兮

瞰罔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于耳目倂燭

龍而游衍兮窮大明于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

而凌虛登閭闔而遺眷兮頰玄黃于地輿召黔雷以先

導兮覲天帝于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

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

亂常而感虞孔揮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婁句跖肆暴
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
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
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為匠乾以
為均散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
川滯而為陵禍不可禳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
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
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遊斐陳辭以

告遄兮主悖憫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
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于一餐會司儀于有始兮
延嘉賓于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
鏢其在手兮狼弧翔其斯彎晚翟犬于帝側兮殪熊羆
于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受號轡整旅
兆司鬱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
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
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

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微霍兮仰
流旌垂旒炎攸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
且啓行于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以揮
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
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
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遙降而速邁華雲依
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煴兮辭天衢心闔
翳兮識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

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
思兮心恒娛

鵝鵲賦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皋之曠澤游江淮
之洪波既剪翼以就養遂婉婉乎邦家鵝鵲呈儀若刻
若畫鸞頸龜背戴玄珥白斑毛頰膺馭羽朱掖青不專
紺纁不擅赤因宛點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
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遊或舞續翻倏忽

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觀魚賦

觀鱗族於彪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
之鯇澆潏涌躍沒浪赴遠集於曲澹之隈逐乎澹淡之
深攢聚輻感或濯或沈修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
無獲兮羨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構橫羅編莞
為筏撼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濶魚未驚而失行忽
浪達於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逞而無反魚鱗膾鯉

亦有庶羞肴核並陳既旨且柔沈湎爵於通溝因素波
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倦
顧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捨惟修名
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懼留連之敗惠遂收歡而命駕
是時也含裛湛遁需于酒食盤衍宴安歡情未極選興
之言矯枉以直悅而不懌莫不歎息

槐賦

覽坤元之產殖莫茲槐之為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道

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霽翁鬱扶疎
上拂華宇下臨修渠湊以夷遲帶以通衢鼓柯命風振
葉致涼開明過於八閨兮重陰踰乎九房

疾愈賦

余體氣不蘇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
而日尠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
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
食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

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屢惟茲
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為
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昃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
旬而告平

策

賢良對策

時詔諸賢良方正會東堂
策問虞對擢為太子舍人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

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青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不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

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
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
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失行天
竊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
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禦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
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
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
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簞門不見異物雖有賢

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表

普增位一等表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詔從焉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有主者

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

討論新禮表

晉國建文帝命荀顗撰為新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虞表所宜損增。本傳元康中遼吳王友討論新禮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

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
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
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
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
歿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
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
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
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

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
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
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
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
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
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
顓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
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頌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

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畧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顛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補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配天地五常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

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
所減三分之一

奏

明堂議奏

晉初明堂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
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至是虞議云云詔從
之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
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北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

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太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揚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

二社奏

奏上詔
從之

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

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

祀六宗奏

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詔從焉

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禋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

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
天宗則周禮祭崇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
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
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紛各有所執
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
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
著為貴祀凡宗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

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議

祀皋陶議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以
同祭先聖于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
以孟秋之月以應秋
政故虞云然詔可

按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
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
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

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
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
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
皆如舊制

廟設次殿議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
自北門新禮設次殿于南門中門外之右天
子入自南門
虞議從之

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

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

皇太孫薨服議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
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

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朞故也

國喪佩劔綬議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劍衣新禮以傳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解綬虞議詔從之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塋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

國喪服制議

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服非三年也

吉駕導喪議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立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虞議詔從之

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橐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惟載柩兼有吉

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
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
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尊從如舊
其凶服鼓吹宜除

輓歌議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
禮以為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
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推愴非經典所
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
名除不輓歌
虞議詔從之

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
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
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寄公齊衰服議

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
今無此事除此一章虞議詔從之

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
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
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

新禮自如舊經

諸侯公孤絕朞議

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朞而傍親為之服斬衰御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總虞議從之

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

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

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虞議詔從之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
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
羣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
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

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巡狩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

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旃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

皇太子稱臣議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于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虞議詔從之

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

夫人答拜羣妾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
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

拜虞議詔
可其議

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若女君不報則敬
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
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
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

新禮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

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駁

宜用古尺駁

陳鵬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之駁

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

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

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五禮冠議駁

天子即位之日即為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

位為成宣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為宜冠有加

書

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泰始十年楊皇后崩博士張靖等議以皇太子宜從制釋服衆議不同虞為吳王友答預書從之於時內外卒聞預議或謂違禮預使段暢撰探典籍以為定證

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

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

又

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

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牋

致齊王冏牋

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微為忤旨後華誅攸子冏輔政虞致箋于冏冏表求通議

間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州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

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
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順逆
之理理之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頌

太康頌

虞擢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
正道吳冠初平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
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

虎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
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
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
憇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
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
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
邈矣聖皇叅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
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

宮廟歌雍詠鐸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
朔龍馬駢駢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
業業餘皇雄劒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
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
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釋奠頌

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樽俎上
下惟讌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連理槐頌

東宮正德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幹一心以蕃本根

箴

尚書令箴

初學作張華今從藝文摯虞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

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
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綱
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脩不長厥裔尚臣司
臺取告侍衛

山甫一作仲山闕作職雖聖句作
雖曰聖明資作賴條作循告作言

新婚箴

今在哲人室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內
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耽命不可輕君子
是憚敢告後生

贊

庖犧贊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
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神農贊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衆獸藪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艸
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通其飾

黃帝贊

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彌
難消息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唐堯贊

唐帝放勳欽明文思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
邦雍熙

夏禹贊

決隄疏河刊山敷土四隩既宅彝倫攸敘卑宮菲食以
寧區宇

殷湯贊

睿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含帝稱王

周文王贊

周文翼翼儀刑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昏西鄰之曜九有既集以聖易暴

周武王贊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既曜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蹤

周宣王贊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
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漢高祖贊

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剪翕強楚奄正華夏經
略區宇遂登天位續堯之緒

漢文帝贊

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己為君按轡細柳抑

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
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顏子贊

顏子疊疊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左丘明贊

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徽猷闡明正典光

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銘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

門銘

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竈屋銘

大孝養志厥此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誥

遷宅誥

惟泰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
東黃水西背山面隰故此稱良

論

文章流別論

頌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

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

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管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克國頌頌而似雅傳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卒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鷥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

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
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
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

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興入輦癢
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
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
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

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賦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
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
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
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
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
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
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
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

蓋繇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箴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銘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繇也質文時異則既
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
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
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
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竿契無
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哀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息之辭

文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厲忼
慷應間之綢繆契濶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圖識

圖識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
章

碑銘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

辭也

又

以上散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此復見廣文選似合二首為一并載之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于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意為主則言

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
辭之險易蓋繇于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
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
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
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
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
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
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
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
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
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對

三日曲水對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

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袂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

詩

答杜育詩

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潁豫有聲彰澈賴茲三益如
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宣伊在高分定傾蓋其人
如玉美彼生芻鐘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灌灌離羣索
居懷戀結好心焉悵如

雍州詩

於皇先王經啓九有有州維雍居京之右土載輿區山
包神藪嘉生惟繁庶類伊阜悠悠州域有華有戎外接
皮服内含岐豐周餘既沒夷德未終莫不慕義易俗移

風

包一作苞

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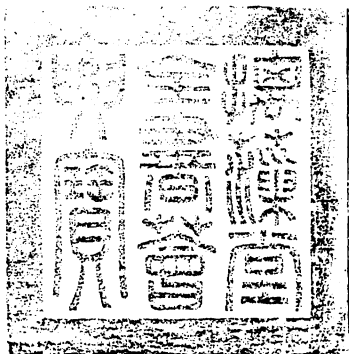
愍騷

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

澄神於幽昧摘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
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二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

明 張溥 輯

東晉集

賦

貧家賦 載菴文

余遭家之軼軻嬰六極之困屯恒懃身以勞思丁饑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之下貧有漏狹之草屋

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嗷嗷於膳珍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蹙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於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鹵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銜賣業而難售遂前至於饑年煮黃當之草菜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絀而不然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饑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歎於竈間悲風數於左側

小兒啼於右邊

餅賦

載執文

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盈解戰湯
餅為最弱似春繇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
遠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
立侍者乾咽

勸農賦

載執文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

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幘禁乎游惰
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良薄決口受饒在於肥脯得
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
領注列名諱則豚鷄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為十
拘五以為二盖由熟啖紆其腹而杜康啗其胃

近遊賦

載菰文

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賤於下
里冥玄澹而無求乘輶輅之偃蹇駕蘭單之疲牛連槌

索以為鞅結斷梗而作鞅攀華門而高蹈謁徘徊而近
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鷄穀於歲首收鷄
雛於牝牙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詭異隨迭設繫
襦以御冬負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為素條之
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嬪皆卿夫子呼父字
及至三農間隙邁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最
角之中

讀書賦

載藝文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
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紉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
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
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
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喙而忘賤顏回
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
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論

春夏封諸侯論

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今之限未知夏
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
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
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議

廣農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

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
一曰天時不讐二曰地理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
無霖霖之潤秋繁滂施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
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蓀蓀於中田猶
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理可以計生人力可
以課致詔書之旨亦欲將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
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
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

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牛馬牧布
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
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
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
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
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齧草於空虛之田游食
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駼在
垆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宣利

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畝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

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耜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隲而黃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

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
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
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
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
農事之大益也

高禰壇石議

元康六年高禰壇上石破為二段詔書問置
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否博士議祀
無高禰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
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

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為而史籍無記可
但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太常以為吞卵之言
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令毀破便宜廢除下四
府博士議賊曹屬東督議後得高堂隆故事
詔更置
石如舊

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按郊祀
志秦漢不祀高禪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為
立禪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
石為主然則石之為主繇來尚矣祭禮龜策祭器弊則
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

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肅愚所未安也

婚姻以時議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
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貶褒何限
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
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
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
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

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賁其實子之于歸此豈在仲春之

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
草蟲嚶嚶末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
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
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仲春則其
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
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
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為
詒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
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
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

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猶燎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
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
府博議賊曹屬束皙議

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繇避諱宜如舊稱對

三日曲水對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

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
集

文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為御史與哲先君同僚孟恩及
哲日夕同遊分義蚤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肩時有
伯母從兄之憂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寃并修薄
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東哲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修

一束麥糲一器以致祠於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
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
乞分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衛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
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哲有好交時自本郡來赴其
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東哲頃聞
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來

赴來闕遙望子第銘旌藁立既闕子庭其殯盈十徘徊

感動載號載泣斂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受袂子不我執
魂兮魂兮于焉栖集

雜文

玄居釋

東哲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吟含毫散藻
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向變通達者無
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

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
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
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
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巍然山峙潛
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
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
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
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

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藝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
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
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
驚沈鰭徒屈蟠於堦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種而身困
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
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
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
徒以曲畏爲桔儒學自桎囚大道于環堵苦形骸于蓬

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
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大階平贊五教而
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以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
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
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
翔林蛻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
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
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

奮庸以宣道巢繇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叅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

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
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
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髦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
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
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
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
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
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

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
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性
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
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
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
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
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
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肆神游莫競

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
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
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綈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
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集語

薄氷凝池非登廟之寶霖露垂林非綴冕之飾必將採
素壁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詩

補亡詩六首

有序。詩家直說云東哲補亡詩對偶精切辭語流麗不脫六朝氣

習

序曰哲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遙想既往思存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

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
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湫凌波赴汨噬鱗捕鯉嗷嗷林鳥
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
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蓊蓊士子涇而不渝竭誠
盡敬亶亶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
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黜黜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
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
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
穡穡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
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

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
易惜惜我王紹文之跡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值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
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
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
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
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
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三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四

明 張溥 輯

夏侯湛集

賦

雷賦

伊朱明之季節兮暑燠赫以盛興扶桑煒以揚燎兮雷
火照以南升大明黯其潛曜兮天地鬱以同蒸掣丹靈

之皓琰兮奮迅雷之崇崇馳壯音於天上兮激駁響於
地中徒觀其霰電之所種鑿火石之所燒鑠雲雨之所
澆沃流潦之所淹濯當衝則擢破遇披則纖溺山陵為
之崩盪羣生為之震辟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肅於
天高嗟乾坤之神祇兮信靈化之誕昭故先王之制刑
擬雷霆於征伐恢文德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
合於大象兮焉濟道以成哲

春可樂賦

春可樂兮樂東作之良時嘉新田之啟萊悅中疇之發
苗桑冉冉以奮條麥遂遂以揚秀澤苗翳渚原卉耀阜
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岡以迴眺超矯駕乎山
隅綴雜華以為蓋集繁蕤以飾裳散風衣之馥氣納戢
懷之潛芳鶯交交以弄音翠翩翩以輕翔招君子以偕
樂攜淑人以微行

秋夕哀賦

秋夕兮遙長哀心兮永傷結帷兮中宇屣履兮閒房聽

蟋蟀之潛鳴覩遊雁之雲翔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
流光木蕭蕭以被風階綽綽以受霜玉機兮環轉四運
兮驟遷銜恤兮迄今忽將兮涉年日往兮哀深歲暮兮
思繁

秋可哀賦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蕭條火迴景以西流天既清而氣
高壤含素霜山結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遷行以收暉
屏絺綌於篋笥納綸綍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陳

無綢繆朔以歛絺密葉撼以隕疎雁擢翼於太清燕蟠
形乎榛墟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遙長月翳翳以隱雲時
籠籠以投光映前軒之疎幌炤後帷之閑房拊輕衾而
不寐臨虛檻而褰裳感時邁以興思情愴愴以含傷

大暑賦

惟青春之謝兮接朱明之季月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
以興熱於是大呂統律祝融紀節蒸澤外熙太陰內閉
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扶桑赭

其增憤天氣隘其南升爾乃土墳墜圻谷枯川竭寒泉
潛沸氷井騰沫洪液蒸於單簞兮珠汗霑乎絺葛溫風
翕其至今若灑湯於玉質沃新水以達夕振輕簟以終
日

禊賦

羨暮春之嘉辰美靈氣之和柔結方軌於泰路敷令節
而宣遊爾乃闕

鈴鳴擢翠旗垂繁纓微雲秉軒

清風卷旌飛輪焮起良馬電驚車駕鱗萃男女霧會服

煥羅縠翠翳連葢紫香丸於素襟結九齡乎時外粲爛
虺韓焜晧發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
背綠柯雲幕高接丹組四羅

梁田賦

嬉於夷寧之廣陸步于大野之長京察田疇之疆畔觀
遊雉之逸形

夜聽笳賦

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

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闕兮鳴笳鳴笳兮協節分唱兮
相和相和兮諧慘激暢兮清哀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由
之歎乖伸棄兮更纏遷調兮故顏披涼州之妙操擿飛
龍之奇引垂幽蘭之游響來楚妃之絕歎放鷗雞之弄
音散白雪之清變

鞞舞賦

專奇巧於樂府兮苞殊妙乎伶人匪繁手之末流兮乃
皇世之所珍在廟則格祖考兮在郊則降天神納和氣

於兩儀兮通克諧乎君臣協至美於九成兮等太上乎
睿文

雀釵賦

覽嘉藝之機巧特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瓊異
以表竒布太陽而擬法妙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
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修勅理袿襟整服飾黛玄眉之
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盼閒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
邈常逍遙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宗沖讓以致賢不

留志於華好

缸燈賦

殊珍寶器竒像妙工取光藏烟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
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
曜於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宇焰煜爚于茵筵煥炤忻
乎屏組

繳彈賦

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觀飛鳥賦

見逸遊之高鳥邈颺颺而殊逝擢華毛以迅驚迴勁翼
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遞遂乃矜形遶廓
馮虛安翔翩翩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
於日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攝雙翅以高舉
舒修頸以僂佯目悅妙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
弱翰之參差整高凌於景外又抑身乎雲崖乍來乍往
若懸若垂象流星之離天似圓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

得諒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翔而樂飛

元鳥賦

觀羽族之羣類美元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
而遊蟄擢翮翮之麗容揮連翩之元翼挺參差之修尾
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
穴歛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喻至和之精粹澹恬
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虞衆物之為害獨棄林而憑
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祇故遺

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高禒以表神類鸞皇之知
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構巢營居傳桷積一喙而
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採懦毛以為蓐吐
清惠之冷音永吟鳴而自足

獵兔賦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看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
眺蒿萊摘盱榛穢落日攢慨傍窺蒼蒼視兔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並斃搜陵危險覓歷岡

阜留罾挂於重林疎罝結於通藪密驚視於草間暫見
之於蒙茸擬以銳矚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欻赫以驚驚影跳疎而揚白擢輕足之焚
焚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罝不及幕爾乃鷹鷂翻以
飄揚勁翼謾而下猗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
心既倦今日遷命與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
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愍桐賦

有南國之陋寢植嘉桐乎前庭闡洪根以誕茂豐修幹
以繁生納谷風以疏葉含春雨以濯莖濯莖天天布葉
藹藹蔚童童以重茂蔭蒙接而相葢蔽陰澹之南表覆
陽阿之北外於是詰朝之暇步趾前廡春以遊目夏以
清暑昔詩人之所稱美厥生之攸奇植匪岡其不滋鳳
非條其不儀

芙蓉賦

臨清池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潛靈藕於玄泉擢修莖
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迴紫外散菡萏內離
的出豔發葉恢花披綠房翠蒂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
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
特殊爾乃採淳醅摘圓質析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
美同嘉異乎橙橘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

石榴賦

覽華圃之嘉樹兮羨石榴之竒生滋玄根於夷壤兮擢

繁榦於蘭庭霑靈液之粹色兮含渥霧以深榮若乃時
雨新稀微風扇物藹萋萋以鮮茂兮紛扶輿以翳鬱枝
摻稔以環柔兮葉鱗次以周密纖條參差以窈窕兮洪
柯流離以相拂於是乎青陽之末朱明之初翕微煥以
摘采兮的窟璫以揚敷接翠萼於綠蒂兮冒紅芽以丹
鬚赭然含粦璫爾散珠若乃叢紈始累聚葩方離潛暉
蜿豔綠采未披照灼攢列熒熒玄垂雪醒解餽怡神實
氣冠百品以奇仰邁衆果而特貴

宜男花賦

淑大邦之奇草兮應則百之休祥稟至貞之靈氣兮顯
嘉名以自彰冠衆卉之挺生兮承木德于少陽體柔性
剛蕙潔蘭芳結纖根以立本兮靈渥液於青雲順陰陽
於滋茂兮笑含章之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
而觀之若芙蓉鑒綠泉萋萋翠葉灼灼朱華晔若珠玉
之樹煥若景宿之羅充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
回日月之暉光兮隨天運以虛盈

朝華賦

咨神樹之修異實積陽之純精蛻潛根以誕節據川壤
以擢莖皎日升而朝華玄景逝而夕零逮明晨而繁沸
若靜夜之衆星長莖攢起柔條列布濯靈柯於時雨滋
逸采於豐露灼煌煌以煒煒獨崇朝而達暮於是茂樹
蒼蒼纖枝翩翩潛光玉朗綠葉翠鮮

浮萍賦

步長渠以遊目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澈以澄茂兮羌

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兮發翠綠以含縹蔭修魚之華鱗兮翳蘭池之清潦既淡澹以順流兮又雖容以隨風有纏薄於崖側兮或迴滯乎湍中紛上下其靡常兮漂往來其無窮仰熙陽曜俯憑綠水渟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濤擾則動浮輕善移勢危易盪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往內一志以奉朝兮外結心以絕黨萍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據而身枉覩斯草而慷慨兮固知直道之難爽

薺賦

寒冬之日余登乎城跬步乎北園覩衆艸之萎悴覽林
果之零殘悲纖條之槁摧慙枯葉之飄殫見芳薺之時
生被畦疇而獨繁錯重冰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含盛
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羌無寧乎煖
煖齊精氣於款冬均貞固乎松竹

瓜賦

入菓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黃班落蒂離母漬於清泉

設難

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彫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樓五期龍蟠六

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雖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
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
苦心此術亦已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
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
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
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
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
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

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
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
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
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
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
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
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敝室敢布其腹心豈
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

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

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

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
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
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
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
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
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
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
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

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
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
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整對便欲坐望高
位吐言數百便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
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
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
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
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

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
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
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
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
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
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
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

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
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
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
桓文之勲抵牾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
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乞爾養
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
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蹀躞鄙事取才進人此又
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

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于成湯甯戚之于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

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
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
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
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
騏驥驂騑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鴛蹇不能邁畝百鍊
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
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
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答

世間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
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
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
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
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
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
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
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

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
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序

羊秉序

羊秉為撫軍叅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
叙極相讚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
曰夏侯湛作羊秉序
絕可想是卿何物

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
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韶

亂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儀而
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
雖雖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
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
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
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

從祖叔權幼權序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

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竒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

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誥

昆弟誥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

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
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
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
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
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啟
土宇以大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
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
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

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
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
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
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
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
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始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
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
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

伯后聰明睿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
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
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
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惟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
呼余其敬哉俞余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
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齒則
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

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
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
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
冠帶實母氏是憑余其為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
戚余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
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
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
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

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
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沈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
理謨茂哉雋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
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
之尤余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
長于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
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
納誨于嚴父慈母汝其敬慎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

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余知之道改惟冲子是
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
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
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
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
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俾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
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
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

惟新湛曰俞瑫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
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
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
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
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
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
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
哉

贊

東方朔畫贊

有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
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
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世不
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詆
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

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倜儻
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
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
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
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
罩靡前踣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
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已譚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
龍變棄俗登僊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
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
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道
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
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
伊何視汚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

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
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
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
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棟棟傾
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
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
垂頌聲

虞舜贊

有虞惛惛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玄天
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左丘明贊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
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顏子贊

知章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
言靡遺仰之惟高瞻之攸希

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
蒸蒸子騫立體忠正
干祿辭親事親盡敬
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莊周贊

邁邁莊周騰世獨遊
遯時放言齊物絕尤
垂釣一壑取戒犧牛
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管仲贊

堂堂管生志存興仁
仁道在已唯患無身
包辱遠害思

濟彞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鮑叔贊

鮑叔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
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范蠡贊

悠悠范子求仁在已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勲偕名
與身否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魯仲連贊

我我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絜隨事抑揚與
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傳

外祖母憲英傳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
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
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
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

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與王室不忠與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

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
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
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
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
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
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
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
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

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
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
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
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
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
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詩

周詩

敘曰周詩者南垓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

山路吟

夙駕兮待明陟山路兮遐征冒晨朝兮入大谷道逶迤兮嵐氣清攬轡兮抑馬踟躕兮曠野曠野龍兮遼落崇岳兮嵬嶸丘陵兮連離卉木兮交錯淥水兮長流驚濤

兮拂石

江上泛歌

悠悠兮遠征
條條兮暨南荆
南荆兮臨長江
臨長江兮討不庭
江水兮浩浩
長流兮萬里
洪浪兮雲轉
陽侯兮奔起
驚翼兮垂天
鯨魚兮岳峙
蘼蕪兮紛兮被
臯陸修竹鬱兮翳
崖趾望江之南
兮邀目桂林
桂枝翦鬱兮鷗雞揚
音凌波兮願濟舟楫
不具兮江水深沈
嗟迴盼於北夏
何歸軫之難尋

離親詠

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
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
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
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
心兮慙報德之彌少

長夜謠

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

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
亭檐隅以逍遙兮盼太虛以
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

寒苦謠

惟立冬之初夜天慘懔以降寒
霜皚皚以被庭冰澹瀨於井幹
草槭槭以疏葉木蕭蕭以零殘
松隕葉於翠條竹權柯於綠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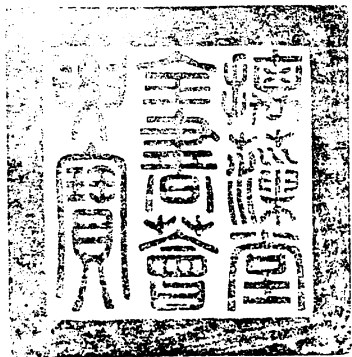
征邁辭

上伊闕兮臨川拊駿馬兮授鞍
中衢兮截歎歛轡兮盤

桓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謄錄監生臣王錫壽